

鄭
二
十
四

金
鑑
目

正
三
之
上

222
5
2

宣二十四御書物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

上冊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巳亥漢高帝五年盡甲申漢文帝後七年 凡四十六年

巳亥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

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

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與蘇亦當作英



子參之福

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圍壽春誘楚太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兵迎縣布皆會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

莫能仰視於是羽乃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山馳走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指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引騎依四潰山爲陳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天下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乃分其騎爲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重羽令四面騎馳下瓶山東爲三處於是大呼馳下斬漢一將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羽復馳斬漢一都尉殺數千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謂其騎曰何如皆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亭

羽之說非
入羽也
平聲一
字可也

其族之風
始此

長橋船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今獨臣有船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因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親爲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太史公曰羽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國亡身死尚不覺寤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不謬哉楊子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怨羣策而自屈

其力屈人者克自

集覽

固陵縣各晉灼曰卽

固陵在陳州宛丘西北四十二里亦望王爲
荀王去聲垓下李奇曰聚邑名在沛之汶縣
張揖三蒼注云垓堤名在沛郡正義曰垓是
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
之側因名垓下今在亳州真源東十里楚歌
顏師古曰楚人之歌猶言吳軍越吟也九江
兵歸漢故多楚聲杭懌壯士不得志直夜直
讀曰值當也古字例以直爲值陰陵地理志
九江郡陰陵縣按九江今無爲州是方輿勝
覽和州烏江縣西北四十五里有陰陵山卽
項羽述失道處括地志云陰陵故城在濠州
定遠西北六十里給曰左句絕給欺言也其

延興縣志 卷之三
令向。左去東城。地理志九江郡東城縣。括地志云。故城在濠州定遠東南五十里。烏江。地理志烏江在東城縣。括地志云。烏江亭。卽和州烏江縣。按左傳黃津口。卽項羽東渡烏江也。方輿勝覽烏江縣東四里有烏江浦。卽亭長橫船待項王處。橫船徐廣曰。橫音儀。孟康曰。音橫。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橫。穀城杜預曰。屬濟北。括地志云。東平東阿縣東二十五里有穀城山。述征記云。項羽墓在穀城縣西北三里。楊子曰。下文皆揚子重黎篇文。漢屈羣策按。揚子注。解漢能屈已以用羣臣之策。謂羣策無能出漢之右者。羣策屈羣力。羣力皆爲羣策所制。故曰屈羣力。楚慙羣策而自屈其力。慙徒對反。

廢也。言楚既廢羣策而不能用。是自屈其力也。宋咸曰。慙。惡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其惡羣策可知矣。天呂故焉。正誤。亦望王。今言天豈故爲之哉。亦人事也。按王如字。

亦望爲王也。給曰。左今按。田父欺冷。項羽向左去。字各自爲句。上左字。田父欺冷。項羽向左去。也。下左字。羽從其言而向左去也。質實。一統志云。固陵地名。在開封府陳州城西。

北三十里。垓下。地名在鳳陽府虹縣西五十里。陰陵。山名在和州城北八十里。東城。在鳳陽府定遠縣東南五十里。項羽敗走東城。卽此。漢置縣。屬九江郡。東漢縣廢。傳陰陵人徐鳳反。攻燒東城。或云東城廢縣在和州境。四潰山在應天府江浦縣西南七十里。昔項羽。

敗垓下走至東城漢兵追之羽引騎依四面山爲陣卽此石上有馬跡或云漢兵四面圍羽羽引兵潰圍斬將於此因名俗呼爲四馬山烏江浦各在和州城北故烏江縣四里穀城山各在兖州府東阿縣東北五里又縣東南一十二里有項羽墓在焉

書法

王不書漢何漢篇也周殷曷爲書誅歸功賈也項籍何以不書誅前書計

項籍則足以名其爲賊矣不必書誅可也

發明

固陵之追籍已兵疲食盡猶能大破漢軍則劉非項敵明矣然未幾三將會兵卒能破羽則漢之用人與籍之自用其相去何超什百詳書信越英布會兵之

實所以見漢之擒籍卒賴三人之力若夫籍負弑逆之罪而不正其誅者漢本志於

爭天下而非純於討賊故綱目亦不得而純予之也

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質實

定陶注見

秦二世

二年

書法

前書奪韓信軍矣於是復書馳入壁奪其軍帝則未免任術矣此信之所

以不終臣節也故綱目備書之而此稱馳入

遣劉賈擊臨江王共尉虜之○春正月更立

齊王信爲楚王魏相國越爲梁王

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爲中尉曰此壯士也

發明

漢王方擒項籍卽奪韓信軍故綱目書馳入齊王信壁以見其急於制信如此然信號爲善兵而漢王兩奪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爲節制之師而漢王將將之能尤不可及矣若夫信軍既奪又復改封畧無一毫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廢之是固漢王之過也此事詳觀則得之矣

赦

令曰兵不得休入年萬民與治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

二月王卽皇帝位

諸侯王皆請尊漢王爲皇帝

質實

一統志云汜水在山

東曹州西

南三十里

書法

得天下之辭有三卽皇帝位正也稱皇帝自稱而已矣立爲皇帝不宜立者也終綱目書卽皇帝位者四高帝也光武也昭烈也晉元帝也自宋以下得天下者書稱皇帝而已書立爲帝爲皇帝凡五

帝君地漢恒山義劉玄盧芳石敬瑭皆不

不意其天
今也丁大
例可於

三

漢太祖高皇帝五年

六

正

宜立而立者也

發明

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爲正謀無道秦一也訛項籍罪二也天下已定始卽尊位三也後世有僅得蕞爾之地而妄自尊大者視此可以少愧矣

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立故衡山王芮爲長沙王故粵王無諸爲閩粵王質實閩越國名注見○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罷歸家

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者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

集覽

七大

隱曰秦第十爵名也文穎曰七大夫公大夫也復其身及戶勿事復音福除也除免其身役戶稅也勿事不給繇賦也

書法

高帝之得天下也書兵罷歸家光武之中興也書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其廣大氣象何如哉與書銷兵器毀兵仗者大不侔矣秦二十六年開皇九年

置酒南宮

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省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利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說服楊氏曰項籍無

太學問

道所過殘滅民不親附范增爲之謀主曾無一言以救其敗其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嗚呼籍誠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冷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然則籍雖用增亦未必有益

集覽

南宮括地志云南宮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一十六里

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宮

書法

置酒何以書志帝所以興也終淵目書置酒四註秦中子年書宴十六晉

帝帝升平三年燕蒲池孝武帝太元三年泰寧華臣齊丙子年元燕華林園賜帝太寧三年張衡宅十二年西苑唐太宗貞觀元年宴華臣六年丹青殿七年玄武門

十二年東宮高宗開耀元年麟德殿唐宗
景龍四年宴近臣玄宗開元二十一年上陽
東洲二十三年御樓肅宗至德二年宴回
龍葵未年蜀宴宣華殿甲申年蜀怡神亭
書大宴一唐憲宗元和十五年穆宗太宴
三漢光武建武十三年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年魏主丕晉成帝咸和七年趙
罷宴一唐太宗貞觀二十年

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

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帝恐
其爲亂赦橫罪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
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橫乃與其客二人
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謂其客曰橫始與

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
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
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不動我獨不愧
於心乎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
帝爲流涕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餘
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亦皆自殺

集覽

乘傳

蘇鶚演義曰傳張繼反以水爲之長尺五寸
書符其上又以一版儲封以御史印章所以
爲信乘傳者依乘符傳而行若今使者持節
耳樂彥云傳丁繼反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
置傳中足爲馳傳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
輶傳急者乘一馬曰乘一乘傳顏師古曰傳
者若今之驛也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
置車馬謂之驛驛尸鄉廐置正義曰尸鄉在

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毫阪之北廐置置焉
以傳驪處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
其弟謂酈食其弟酈商也併部起反並立也
先是食其已說下齊韓信復襲破之齊以食
其賣已而烹之今乃與商比肩事漢其取固
已甚矣莊子讓王篇太王賣父曰與人兄居
而殺其弟吾不忍也卽此意羅彼不動此下
脫一我字按史記作縱彼不敢動我我獨不
愧於心乎奉其頭寶寶一統志云島中在萊
正義曰奉音捧寶寶州府卽墨縣東北一
百里四面環海去岸二十五里田橫五百人
死於此今名田橫島戶鄉在河南府城西春
秋時劉人敗王城之師於尸氏
卽此古有祝雞翁居此養雞

以季布爲郎中斬丁公以徇

初楚人季布爲項籍將數害漢帝籍滅帝購
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光錡爲奴
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
舍身之洛陽見酈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
主用職耳項氏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
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
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
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
酈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
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羽將逐窘帝彭
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
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

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微丁公也司馬公曰高祖網羅豪傑招干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海內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爲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哉一人而

集覽

魯朱家朱

家魯人也季布先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臣敢獻計乃髡鉗布衣褐衣置與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朱家賣之按廣柳車喪車也勝公夏侯嬰職耳臣職當然耳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子胥伍員也荆卽楚也員以父奢爲平王所殺遂奔吳教吳伐楚時平王已卒吳師入郢都掘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今以子胥喻季布丁公晉灼曰按楚漢春秋丁公薛人也名固短兵接爲句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一年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爲郎中賜姓劉氏

齊人婁敬戍龍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于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卽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

成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
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
制非唯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
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榮陽城臯之間大戰七
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
絕傷者未起而欲北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
爲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
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其也夫與入關不搖
其亢抵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
故地此亦據天下之亢而抵其背也帝問羣
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
卽亡洛陽東有成臯西有襍澗倍河鄉洛其
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
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

武之國也

武之國也關中左轂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
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
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
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
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卽曰
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胡
氏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平
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於用言不自
遑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下隴歸終六
日潁川盜起而往征之可謂能繼祖武矣
集覽 蓋其亢據音厄捉持也亢音剛咽嘆也
以喻關中阻其背據擊也以背脊喻天
下沃野千里沃灌沃也言其土壤廣遠有灌
溉之利故張子平西京賦曰廣衍沃野胡苑

之利養會獸處通名曰苑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地相接可以畜牧又多致胡馬故曰胡苑之利諸侯安定今關中諸侯各安分守各定封疆河渭漕輓天下河水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谷東會涇又東至京兆同官縣入河言此二水行乎關外足供漕運輓引天下之舟委輸並去聲委積轉輸也顏師古曰謂輸送委積者天府之國財物所聚曰府關中物產饒贍可備贍給故稱天府天所遣也質實一統志云渭水源出臨洮府渭源縣鳥鼠山西北谷東流經盤屋與平咸陽渭南等縣直至華陰縣界入于黃河淮南子曰渭之水多力宜黍

書法

書賜姓何譏也始亂宗屬矣書賜

矣終綱目書賜姓三妻敬徐世勳羅崇書賜名五揚國忠李正己張茂昭田弘正朱全忠書賜姓名三李實臣李國昌李贊畢不書賜書削奪姓名者一李茂真不書賜書復其姓名者一李紹真等

張良謝病辟穀

良素多病入關卽杜門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

出處
二氣
憤人

溫公不
知此意
本在
知此意
丘也

松子遊耳司馬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僊之爲虛偽矣然則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邪故子房托於神僊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與楊氏曰子房之志爲韓報仇而已其事高祖非本心也蓋自博浪之謀不遂其心固未嘗一日而忘秦也以爲奮匹夫之勇以僥倖於一旦不若陰求天下之豪傑而徐圖之及得沛公而知其足以濟吾事也於是委身從之教以滅秦之計及事之濟則去漢歸韓而但教以燒絕棧道至於定三秦討項氏之策則無一言及之

豈其智之不及哉其心固將輔韓成以馳騁於中原而不欲漢主之東也及成爲項羽所殺則韓之子孫無若成之賢者而子房之志無所復伸矣然羽之讎不可以不報而欲報羽則非漢又不足資以成功也於是不得已復西以再致吾復讎之志使漢事得成而吾責亦塞然後自託於神僊之說以遂其不欲仕漢之本心焉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過於人而自漢至今千有餘年未有能繼之者惟子程子蓋嘗言之又以爲子房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非高祖之能用子房實子房能用高祖其可謂知子房矣抑高祖之任子房蓋亦不足**集覽**道引不食穀服辟穀藥盡子房之術云而不食靜居行氣以學

道莊子刻意篇道引之士注尊氣令其和引
體令其柔華陀傳曰古僊人導引之事熊經
鴟顧引接要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韓成成
韓主名子程子謂伊川也朱文公稱周程特
曰子周子子程子復於姓上繫子字按公羊
傳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注加子
姓上各其爲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
以子冠氏上文公於周程蓋師尊之也

書法

書謝病有之矣書碑數何爲惠六年
書卒張本也此書碑數後書卒綱目

微之意

六月赦○秋七月燕王臧荼反帝自將虜擊之○

先生燕此

立盧綰爲燕王

考異

虜擊之當

又與上同。故特王之。

廣資

一統志云
盧結豐人

書法

帝自起兵身親其間多矣不書自將此書自將何旣卽帝位也書自將始

此終綱目書自將三十八是年再書七年
十年十一年尤武建武二年三年五年再
書八年再書十一年昭烈章武元年二年
魏主後主建興十一年吳主晉惠大安二
年丙寅年宋主又魏主康寧年魏主康
寧年魏主齊丁丑年魏主已卯年魏主陳
廢年高齊主隋煬大業七年九年五代辛
未年蜀主辛巳年晉主丙申年唐主甲辰

年晉主再書乙巳年晉主丁未年晉主知遠辛亥年壬子年甲寅年丙辰年丁巳年巳未年周主書親征二晉明帝太寧二年唐太宗貞觀十八年書秦帝奉其生四漢後主延熙二十一年晉惠帝太安二年再書永興元年

趙王張耳卒

子敖嗣敖尚帝長女魯元公主爲后

故楚將利幾反帝自將擊破之

書法

凡書故將子義也此其書反何惡楚也綱目書故將七是年利幾晉惠帝

永興二年成都故將公師藩元帝太興二年晉主保故將陳安穆帝永和六年故將將勝秋又張賀度唐初辛巳年寶建德故將劉黑闥五代辛亥年漢湘陰公故將華廷美惟利幾以楚將書反公師藩以成都將書寇

○後九月治長樂宮

集覽

長樂宮注見景帝三年

庚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

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書告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信子

帝信反信知之
以信為將
之體是二

耳帝默然又問陳平平曰人言信反信知之乎上曰不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諸將用兵有能過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然此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會出遊其誠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因隨以行信聞之疑懼時項王故將鍾離昧亡歸信漢詔信捕之或說信斬昧以獻及上至陳信持昧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

信

遂械繫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於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至洛陽赦信封淮陰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乃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集覽

治秦中謂定都關中也如淳曰時山東人呼關中爲秦中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被山帶河得形勢之勝便韋昭曰地形險固故能勝人也建瓴水如淳曰建音蹇覆也瓴盛水錐也居高屋之上而瓴水譬其向下之勢易過平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論河卽屬趙故曰限渤海之利渤海通作勃索隱曰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爲勃因名勃海郡有鹽魚之利多益蓋本傳作多

書法 書執以歸執無罪也

發明

韓信之國人告其反綱目不以反書是信未嘗有反謀也書執信以歸而不書其所執之由是信無故見執也然則赦之爲侯不知所赦何罪哉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其爲詐誘之事前以詐和而滅籍後以詐遊而執信籍不滅則漢不能以一統信不執則漢不可以安枕論其謀則深矣語其功則高矣進之王者之事則未也此漢氏之所以雜霸

始剖符封功臣爲徹侯

始封功臣鄭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

此字不類

通鑑綱目

卷之三

五

此字不類

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國功帝使白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爵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

集覽

音贊今光化軍

是蕭何本傳注瓚曰南陽鄧縣屬荊州非沛國鄧縣也沛之鄧音祚柯反孫檢曰有二縣

音字多亂按茂陵中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贊今多呼嗟嗟舊字作鄧今皆作鄧所由亂也史記注索隱曰蕭何所封沛之鄧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鄧音嗟有此異耳發縱指示顏師古曰發縱解縱而縱放之指示以手指示之也史記縱作蹤注謂發其蹤跡指而示之也孔毅父曰縱音子用反非也當知周禮有迹人凡田獵者受令焉注令謂時與處也下邳地理志東海郡下邳縣正義曰泗水邑應劭曰邳在魯國薛縣後徙此故此云下邳張良遇黄石於此戶牖索隱曰秦時戶牖卽在陳留陽武縣漢以爲東昏縣左傳哀十三年注戶牖在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東北九十

里

質實

一統志云鄧秦之縣各屬南陽郡漢

陰城縣故城在襄陽府光化縣東北漢江上
下邳秦之縣各屬邳郡漢屬東海郡東漢爲
下邳國晉宋梁爲下邳郡置武州後魏改州
曰東徐後周又改邳州隋爲下邳郡唐復置
邳州宋置淮陽軍金復改邳州元屬歸
德府本朝以下邳縣省入屬淮安府

春正月立從兄賈爲荆王弟交爲楚王兄喜爲

代王子肥爲齊王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
分楚地爲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

封建縣
縣三

軍賈爲荆王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
弟文信君交爲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
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
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徵時外婦
之子肥爲齊王胡氏曰先王經世之法至秦
盡矣漢祖勃興既定四海則宜命大臣求遺
賢講王制首復井田之法是時距秦未遠經
界溝洫必尚可考大本一正于以分土而封
國則遠適大小各得其宜而二帝三王公天
下之心復傳矣高帝不能稽古割地無法封
三庶孽分天下半苟簡一時流患於後帝之
智既不及此而良平諸臣亦無爲之謀者豈
王澤當竭天不啓
其衷邪嗚呼惜哉

進

以曹參爲齊相國

參之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入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

集覽

蓋公索隱曰蓋古闔反史不稱賢相焉

贊

一統志云蓋公膠西人善治黃老言曹參爲齊相使人召問之對曰治道貴清

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乏參用其言齊國大治

書法

書齊相何錄善治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韓王信王之

上以信封武所王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信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以國破遷晉陽去

集覽

馬邑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

武州塞城將成而崩者數矣忽有馬馳走周旋父老異之因依而築焉乃不崩故名馬邑括地志云在鴈門郡今朔州城是也

贊

一統志云馬邑秦之縣各漢屬鴈門郡北

齊屬廣安郡隋初郡廢以縣省入鄆陽縣屬
朔州唐復於大同軍城置馬邑縣建中開嘗
徙朔州治此五代時唐置寰州及寰清縣遼
罷馬邑縣金置固州元州廢縣存本朝因
之改屬
大同府

進

封雍齒爲什方侯

考異

方實作邪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
得行封上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生沙
中語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
上曰何故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
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所仇
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

失及謀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
留侯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
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留侯
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
乃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悉起丞相御史定功
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司馬公曰張良爲高帝腹心宜其知無不言
安有聞諸將謀反待帝自見然後乃言之邪
蓋以高帝數用愛憎行誅賞羣臣往往有缺
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後帝意使
上無阿私下無猜懼可謂善諫矣

集覽

什方高祖功臣侯年
表作什邪如淳曰音

什方索隱曰什又如字讀縣屬廣漢郡今漢
州縣缺望猶言怨望也漢書注瓚曰缺音訣

謂相缺而怨望也如淳曰缺者缺也不滿所望而怨耳

實實

一統志云什方漢之

縣各屬廣漢郡高祖封雍齒為什方侯即此晉屬新都郡後周改為方亭縣武帝廢入雜縣唐初復置什邡縣屬益州垂拱中改屬漢州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成都

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劭履上殿入朝不趨

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鄼千秋進曰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

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六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何帶劔履

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為安平侯

集覽

跳身遁跳

走出

實實

一統志云安平漢舊縣名屬涿郡東漢屬安平國晉置博陵國北齊

為博陵郡治隋置深州後省州以縣屬博陵郡唐又置深州五代宋金皆因之元改曰南平州中統初為安平縣屬晉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書法

此殊禮也綱目備書者四看何並卓

殊禮者四梁冀會稽王昱書加書不名者一司馬

罪凡不書賜與加者皆僭而已矣

帝歸櫟陽

集覽

櫟陽注見周顯王八年

○夏五月尊太公

爲太上皇

明世宗六年
正月太公
尊爲太上皇

上五曰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曰皇帝雖于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躬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爲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

集覽

家令掌太公家

事舍穀飲食擁篲迎門卻行擁持也篲掃竹也李奇曰謂出迎於門爲之掃地以衣袂擁

簪而卻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示敬也

書法

帝既卽皇帝位矣父猶稱曰太公其追尊先嫗亦不過曰夫人又踰年而後始正太上皇之號帝之尊親反後於始皇矣始皇更號曰皇帝即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無臣故也

秋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

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後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少子欲殺冒頓而立之冒頓遂殺頭曼自立東胡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群臣皆曰勿與冒頓曰奈

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東胡又欲得單于一閼氏左右皆怒詰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又與之東胡王愈益驕兩國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東胡欲看之羣臣或曰此棄地與之亦可勿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與人言與者皆斬之即上馬令國中後出者斬遂襲滅東胡又走月氏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蒙恬所奪故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至是國韓王信於馬邑信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以**集覽**馬邑降之匈奴遂攻太原至晉陽單于之召索隱曰曼莫安反冒頓劉伯莊曰音墨特或如字讀閼氏蘇林曰音焉支顏師古曰

匈奴中皇后號劉貢父曰匈奴單于號其妻曰閼氏或則更以皇后解之太俚俗也史記匈奴傳注閼氏舊音易氏習鑿齒讀作咽支棄地莫居千餘里莫居言無人居止是爲棄地走月氏走去薛驪而走之也月氏西域國初在蔥嶺西安息東後爲匈奴擊破遂分爲兩種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妣水北者爲大月氏其餘小衆保南山羌者號小月氏去陽關幾萬里正義曰氏音支字或作支括地志云涼甘肅延沙等州本月氏地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并去薛兼而有之也劉敬傳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張晏曰白羊匈奴別種與樓煩胡皆在河南河南者朔方郡之河南

款

也舊並匈奴地今亦謂之新秦中又樓煩注見周赧王八年控弦之士控引也正義曰謂能滿引正誤走月氏今按走如字言月氏被擊而走其國也賈弓弩者賈月氏注見武帝元朔二年

博士叔孫通起朝儀賈

一統志云叔孫通薛人

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微啓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

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王皆面諛以得親貴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去矣無汗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爲鄉曲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集覽若真鄙儒若猶爾汝也言汝乃真習肄集覽鄙陋之儒鄉曲徐廣曰表位標準也如淳曰鄉謂置設鄉索爲習肄處最謂以茅翦植地爲祭位尊卑之次韋昭曰引繩爲繩立表爲最最音茲會反顏師古曰最與蕞同又音相悅反按春秋國語置茅蕞表坐賈

達曰朝會束茅以表位曰絕或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

書法

稱朝儀何紀實也終綱目書修定儀禮十一是年叔孫通章帝元和三年

曹褒甲申年魏荀顯壬辰年梁五禮已未年西魏制禮樂乙巳年隋五禮隋煬帝大業二年儀衛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新羅高宗顯慶三年新羅玄宗開元十四年張說戊午年周寶儀耕桑封禪儀不與焉

辛丑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朝賀置酒

實實

長樂宮注

見景帝三年

三代之禮
從記亡矣

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衛官俠陛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置酒諸侍坐者皆俯仰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譴譴失禮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初恭悉內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其書後與律令同錄藏於禮官法家又復不傳民臣莫有言者焉司馬公曰禮之爲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

齊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誠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爲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爲器小也徒竊禮之標杪以譖從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沒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夫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楚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將而用之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

集覽

者

百官表謝者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顏師古曰謝者屬太長秋主報中章天子出則前導威儀陳東西卿叔孫通傳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卿官俠陛叔孫通傳作郎中俠陛數百人注俠與挾同陛升殿之階傳警出房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幃幃者稱警是也置法酒顏師古曰法酒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也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索隱曰法者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爲亂也太常注見明帝永平二年襲秦故襲因也因襲秦時故事藏於理官法家藝文志法

家者流蓋出於理官
信實必罰以輔禮制

書法

宮未有書成者此其書成何三年而後成也故漢長樂書成隋仁壽書成

唐蓬萊書成皆久而後成者也終綱目書

宮成四十年長樂宮晉孝武太元三年新

宮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仁壽宮唐高宗

龍朔三年蓬萊宮惟晉新宮非久辭

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

被圍平城七日乃解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利收信兵謀攻漢匈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

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騎與王黃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已復也聚漢兵乘勝追之食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二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義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聚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問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

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爲建信侯更封陳平爲曲逆侯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轉益集覽白土人曼丘臣徐廣曰白土地封邑焉名在上郡張曼曰上郡有白土縣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延銀綬三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因名白土也曼丘復姓臣其名也曼音萬顏師古曰曼丘毋丘本一姓也語有急緩平徐廣曰曼一作驩左右賢王匈奴官號也有左有右按左賢王以次當爲單于但見見形旬反露也下見所長見短並同奇兵注見周赧王五十五年兵已業行業事也已然曰業謂兵事已行矣齊盛嬰敬齊人也故云廣武地理志屬門郡廣武縣括地志云故城在

代州屬門縣句注山南四十五里平城地理志屬門郡平城縣秦雲中郡雲中縣也括地志云朔州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也今大同府是白登括地志云平城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白登臺在焉李穆叔趙記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卽白登也陳平秘計應劭曰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之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顏師古曰應說出拒諫新論蓋譚以意測之非記傳所載曲逆漢書無別音惟五臣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注曲區句反逆音遇程大昌演繁

卷之三
露云陳平封曲逆侯或讀曲逆如去遇非也
按地理志中山國曲逆縣因濡水至城北曲
而西流因名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則
曲逆當如字讀不當借音也括地志云定州
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六出奇計
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
夜出女子二千入解榮陽圍三也躡足請封
齊王信四也請僞遊雲夢縛信五也今解白
登之圍
贊實 一統志云廣武秦之縣名屬鴈
門郡漢仍舊東漢廢之故城在大同府城東
五里白登山名在大同府城東七里有白
登臺卽匈奴冒頓單于圍漢高帝處曲逆秦

之縣名漢改爲北平縣屬中山國後魏屬北
平郡北齊省隋初復置屬定州唐改爲洺州
縣神龍初復爲北平縣五代時唐改爲燕平
縣後復曰北平屬易州宋屬定州陞北平軍
金改爲永平縣屬中山府後陞完州元復改
爲永平縣尋復爲完州 本朝改爲完縣屬
保定府

書法

高帝自將五書擊者四滅荼利幾陳
立非滅荼利幾輩比也故高帝之世反者
多書擊惟韓王信盧縱已所拔立則書討
綱目之權衡審矣然則楚圍漢王於滎陽
也直書曰圍漢王此其曰被圍平城何不

以外加內也。若隋煬通賊，則書曰：始畢圖之矣。太業十一年是故，明內外之分，則高帝書曰：被圍正上下之義，則劉虞書曰：見殺，肅帝初平四年。

十二月還至趙

上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婿禮甚卑，上箕踞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屏王也，乃說王請殺之。敖諷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何滄王爲？事成，願王事敗則獨身坐耳。

集覽

箕踞，倣坐也。謂伸兩足以手據膝，膝形如箕，箕，屏王孟康曰：

太史

音如潺湲，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爲潺，韋昭曰：仁謹貌。

書法

至危之也。

匈奴寇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爲代王。春，令郎中有罪，酈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

二歲

集覽

罪酈應劭曰：酈音而，罪不至，髡，但髡其頰毛而已。蘇林曰：諸法度字皆從

寸。宋祁曰：耐無而音如淳曰：耐，任也。任其事也。言任罪不至，髡之事，一歲刑爲罰作，二歲刑已上爲耐。索隱曰：後改此，酈字音若，能乃代反。

太史

書法

二事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書之何嘉祥刑且志仁政也綱目恤刑之政

書令奏請議者八是年景帝中元五年齊成辰年元魏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十六

年唐太宗貞觀二年四年十六年此書令民產子復勿事章帝書詔賜民胎養穀

宗元和二年皆仁政也

○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

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

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之司馬公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損眼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未流猶入於淫靡况示之以侈乎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繇黷戾廢之也

集覽

未央宮在雍州

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名未央者取詩夜未央勤政之義也又注見文帝七年

質實

一統志云未央宮在西安府西北十四里漢高帝所建內有東闕北闕前殿

武庫遺址尚存應劭曰宮名未央者取詩夜未央勤政之義也

書法

治長樂宮常書矣於是治未央宮則曷爲不書過度也故諱之其諱之何

不以未央爲賢相之累也

置宗正官○夏四月帝如洛陽

壬寅八年冬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

考證

擊當作討○謹

按凡例曰凡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後倣此

上東擊韓王信餘寇過相人貫高等壁人於廁中上欲宿心動而去

集覽

東垣地理

志河東東垣縣漢高改曰真定括地志云趙之東邑在今常山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版

是稱人括地志云故城在今邢州相人縣西北十二里後改名堯山壁人於廁中文穎曰置人於廁壁之中以刺高帝張晏曰壁壁空之令人止其中

晉書

一統志云東垣戰國趙邑名秦因之漢改爲真定縣屬常山郡故城在真定府

城南八里詳見高帝十一年真定縣相人春秋時晉邑名戰國時屬趙漢爲縣屬趙國後魏改曰拓仁隋屬邢州唐初於縣置東龍州後州廢還屬趙州後改屬邢文改堯山縣宋省入內丘縣尋復置金改爲唐山縣屬邢州元初省入內丘縣尋復置屬順德路本朝因之改屬順德府

辨

十二月還宮。○春三月，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蜀縠，兵乘馬。

癸卯

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

匈奴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

匈奴和親
中郎將
滿七是也

往結和親，約司馬公曰：「劉敬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集覽**殺父殺之，遂妻其母。家人子，庶人家之女子。**正誤**家人子，今按漢書外戚傳：「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降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乃宮人名號也。

書法

書謹始也。自帝創有此舉，而後中國失其尊矣。特書結自我也。綱目書和

親凡十六，而書結和親一，與和親大，詳惠帝三年及和親一，宋甲戌年親請和親四

德

十月徙齊楚太族豪傑於關中

詳文帝六年求和親三、詳文帝六年乞和親、一光武建武二十八年莫善於乞和親、莫不善於結和親、終綱目、舍是無書結者矣、

劉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輶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關中少民、北近匈奴、東有疆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及豪傑於關中、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

集覽

昭屈景楚

充塞地

以廣沃地

三大姓懷田齊二大族與利田宅給與便利之處不征徭也

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貫高怨家知其謀上發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刎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曰王不反者乃轎車膠致請長安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刎鉗為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刺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諸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徃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具

集覽
上變告變
告者謂非
常之事片言反背也逮捕顏師古曰逮訓及
離之所及則追捕之貢父曰逮者其人在而
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之故有或但
言逮或但言捕當知異義也誰白王白謂別

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赦廢爲宜
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
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
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
哉乃仰絕元遂死上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
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荀悅曰貫高小亮不
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
無赦可也司馬公曰高帝驕以失臣貫高狠
以亡君使高謀逆者帝之過也

集覽

上變告變
告者謂非

白也辯明之義轆車膠致致送詣也正義曰
車上著板四周如轆形載囚其中令無所見
膠密不得開送詣京師榜笞剝劉伯莊曰
榜音彭亦笞也剝株劣反亦刺也漢書作刺
焚應劭曰以威苛之泄公中太夫姓泄其名
未詳正義曰泄音薛史有泄私此固趙國立
義不侵爲然諾者也固本然之辭侵猶言輕
也史記張耳陳餘傳後太史公曰耳餘始居
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注謂耳餘初在
貧賤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灌夫傳好任
俠然諾索隱曰謂既已許諾必使副其前
言也孫策謂太史慈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
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卽此仰絕元仰頭
而亢斷絕史記亢作肱韋昭曰肱咽也蘇林

曰頸大脉也俗所謂胡脉
正誤不侵爲然謹
音下郎反蕭該音下浪反
今按侵猶過

越也

書法

於是貫高謀逆則曷爲不書謹之也
貫高之謀帝之殺實啓之然則書趙
王敖廢何權不足也帝之至趙敖執禮甚
恭是矣高有反謀爲敖者誅之可也執而
歸之天子可也而徒隱忍不從以爲其廢
也自取之而已凡廢之辭二廢某王某者
無罪之辭也某王某
廢者有罪之辭也

夏六月晦日食○以蕭何爲相國

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令諸

侯王國皆立廟**實實**

萬年縣名注見晉
帝奕太和四年

書法

書皆立廟何譏非古也自是惠帝於
高祖孝景於太宗孝宣於世宗遂爲
故常矣於是通鑑
不書綱目皆書之

○以周昌爲趙相趙亨爲御史大夫

定陶戚姬有寵生趙主如意呂后年長益疏
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常留之長安欲
廢太子而立之太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太
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

是故通乎
教一情
以年勅相
太子以國
昌相如金
如木末也

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
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
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
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
爲趙王置貴璽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
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
以堯代爲御史大夫楊氏曰以高帝之明歷
倦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
以金注也且呂氏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
積怒其欲甘心於如意也久矣一貴璽相何
足以重趙哉善爲高皇計者蓋亦反諸已而
已矣不以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
凌賤者不通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豈時
無毋禍而已哉○上猶欲易太子於是呂后

使建成侯呂釋之彊要留侯畫計留侯曰此
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
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皆以上海
嫚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
人今令太子爲書卑詞安車固請其來來以
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
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

集覽

期期以其口吃
故疊語

秦拳同以金注莊子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
憚以黃金注者疑郭象曰張武典反字或作
殢音昏說文婚殢也憚惜也林希逸曰義云
注射也射而睹物曰注王欽若曰以隄下爲
孤注卽此注字言以瓦爲注則全無利害之
心以鉤帶爲注則已有顧惜之意以金爲注

則愛心愈重而易殲矣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漢書音義曰東綺夏角四姓也角字從兩點下用音鹿索隱曰按陳留志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號焉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因號焉角里先生河內軹人泰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秘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爲此說

正誤

期期今按期猶必也綺里季也黃公下人也杜甫詩有黃綺

賈實

一統志云周昌

終辭漢之句則固以黃爲氏矣

獻縣界景城廢縣東南三十里

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

考異

按征伐

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於夷狄若非其臣子曰攻曰擊注云征討如漢高祖於韓王信之類據七年書帝自將討韓王信而此一係韓王信餘寇及代相國陳豨皆不書討然信豨後皆書誅此必誤書擊耳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爲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求見上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隨客諸不法事

兵

兵

多連引。孫恐遂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孫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目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孫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憂。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孫將皆故買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集覽**陳孫許豈反乃多以金購之。孫將多降。**阻漳水**宋飛曰。阻恃也。禹貢至于衡漳。蔡氏傳曰。地志漳水有二。一出上黨沾縣大毘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各爲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發鳩山也。各爲濁漳。東至

鄴。與清漳合。百見四人。告白於天子而召見之也。見如字。陽夏縣名。注見秦二世元年。**質實**一統志云。漳水有二。一在太原府樂平縣。之沽嶺北流。折而西南入和順縣之梁榆水。謂之清漳水。一在潞州潞城縣西三十五里。交漳村。又東流百八十里至彰德府林縣。界合清漳水。謂之交漳水。

乙巳 十一年冬破稀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

夷三族。

考異

提要后上有皇字。據晉永康元年書。皇后殺故太子通。唐乾封元年

去皇字。此蓋刊本漏皇字耳。

質實

淮陰縣名。注見漢獻

不食漢祿
誓死是尤

見通鑑

卷之三 漢高祖十一年

見

正

帝建安元年

冬太尉周勃道太原入代地陳豨軍敗淮陰侯信舍人弟上憂告陳豨前過趙代過辭信信辟左右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報未發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遂夷三族司馬公曰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伐趙書燕

擊齊藏楚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其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哉良由失職快快遂陷悖逆夫以盧縮王燕而信乃爲列侯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雖然信滅齊不報而自王期共攻楚而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取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微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此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亦宜乎胡氏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

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微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族以次國迎謀既露猶當有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集

覽道太原韋昭曰道從也太原古并州也禹貢既修太原注今河東太原府是徐才宗國都城記太原在古冀州太行恒山西舍人弟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其弟謝公著嘗獲罪於韓信信欲殺之

正義

信辟左右今按辟左右辟必郢反除也

也如孟子行

晉書

太原郡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書法

凡書殺殺無罪也信與穉通則謀反矣不書何諱之也曷爲諱之信之反

帝激之也帝之奪信王非其罪也於是帝未還都而殺之而夷之甚矣故斥書后殺

發明

信至是實有反謀矣然猶不以反書

者信有定天下之功受封未幾無故見執其怏怏無聊之心不言可知非信素有反心也綱目於此削而不書亦所以原其本心云爾漢氏之興德信未孚於天下既以詐而執大功之臣又以詐而殺之人誰不自疑哉叛者迭起夫何怪耶綱目備書夷三族之實非予其討有罪也乃所以惡漢云爾世豈有人之無罪夷其三族而可以君天下者哉下書梁王越夷三族亦然

韓王信伏誅○帝還至洛陽

上還聞韓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乃誦捕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豈子不用臣計乎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且當是時臣獨知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願力不能耳又可盡烹邪質實秦失其鹿言秦無道遂失其位上曰置之國如虞人之失鹿以鹿喻帝也

立子恒為代王○赦○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

口賦法

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民疾之今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集覽以其口數率率計也劉貢父曰率字屬下句言大率也

詔郡國求遺賢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愛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

主德

進

知不足齋

卷之三

漢書卷三十一

四

正義

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爲之，駕遺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瘠病勿遣。
集覽 身勸爲之，駕必，須身親敦勸，自爲其駕車而遣之，覺免爲句，謂覺發者免官。

書法

書求遺賢，何美？急賢也。入綱目二百餘年，於是始見。自是而舉賢良，舉直言，皆帝啓之矣。故通鑑未書綱目特書之。

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爲禽，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梁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論如法。赦爲庶人，傳處蜀。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爲呂后涕泣，自言無罪。后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收視者捕之。梁太夫樂布使於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也，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

后漢書
卷之六
十六

古

卷之六

十六

正

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此。是上乃釋布，拜為都尉。

集覽

傳處蜀傳

扶憊反驛通也。謂轉轉相傳也。處之於蜀郡。

書法

書梁主越廢何罪，越也。越不從反矣。曷為罪之權不足也。然則何以復書殺甚殺之者也。廢之可也。殺之夷三族甚矣。

立子恢為梁王，友為淮陽王。○夏四月，還宮。

異按巡行例曰還，曰帝還宮。注曰：間無異事則不書。帝此年帝至洛陽，下有立子恒、恢、友為王，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詔，郡國求道賢，梁王廢徙，蜀則間有異事矣，而不書。帝刊本漏也。

○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

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南粵國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州

初秦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秦為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絕道聚兵，誅秦吏，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至是，詔立以為南越王，使陸賈即長，賈與閼將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咸境墓皆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厚

匪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秦
 失其政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項羽倍約
 王誅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
 所建也王不助天子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
 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使授
 王印綬剖符通使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
 以新造未集之越屈盡於此漢誠聞之掘坑
 王先入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
 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乃蹙
 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買與
 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
 所不聞賜橐中裝直千金買卒拜佗令稱臣
 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買爲太中大夫買時
 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

乏安事詩書買曰居馬上得之學可以馬上
 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
 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
 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愠色曰試爲我著
 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
 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
 篇帝未嘗不稱善

集覽

南海尉任買秦始皇

號其書曰新語
 鬱林象郡尉秦宜也時任買爲之按十三州
 記大郡曰守小郡曰尉買五力反龍川令趙
 佗顏師古曰南海郡龍川縣今循州是秦時
 趙佗爲龍川令後爲南海尉故稱曰尉佗佗
 徒河反番禺文穎曰番禺南海郡理邑今廣
 州番禺縣其地有番山禺山因名焉廣州記

番山在南海縣禺山在番禺縣番禺音藩又音
葵禺音愚董衡曰番音安反禺音容反被佗
書句絕韋昭曰被之以書也音光被四表之
被移被絕道移被移行被書也尉佗本傳作
移被告橫浦陽山湴縣關曰盜兵且至急絕
道聚兵自守按所謂絕道即先任憲所欲絕
之新道也蘇林曰新道者秦所通越道南粵
王粵通作越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離結服
虔曰離音推今兵士推頭結索隱曰離傳追
反結音計謂為善一撮似推而結之故字從
結按離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夷人俗本被
髮今尉佗同其風俗但離其髮而結之抗衡
較輕重低昂也崔浩曰抗對也衡車轡上橫
木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屈強屈其

勿反屈強者彊柔梗戾不柔服也慶然陸德
明曰慶其月反鄭玄音居遇反行急遽貌記
子夏慶然而起彊中裝索隱曰謂以珠寶裝
裹入彊彊中賈時時前說稱詩畫時時非一
時也每於上前說論稱道詩畫乃公高祖自
謂也新語以高祖素未嘗聞此言故曰新語
太史公曰余歲陸生新語固當世之辯士也

廣貨

一統志云龍川秦之縣名漢屬南海

郡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名隋
初省入河源縣後復置唐貞觀初省入歸善
縣天授初置雷鄉縣南漢改曰龍川縣徙循
州治此宋宣和中改縣曰雷江紹興初復為
龍川縣元仍舊本朝廢州縣改屬惠州府

番陽縣各注見武帝元鼎六年陸賈楚人親戚墳墓按趙佗先塚在真定府獲鹿縣舊石邑城北一十三里真定漢初縣名屬常山郡後周恒山郡治此隋郡廢分置常山縣建恒州大業間省常山入真定屬恒山郡唐改真定曰中山神龍初復名真定爲鎮州治宋金真定府元真定路並治此本朝因之爲真定府治仍屬焉

帝有疾

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餘日無陽侯樊噲等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寶蓋卧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

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枕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集覽

排闥排推開也闥宮中小門噲步拜反羣困也顧獨與一宦者枕句絕顧反也

反獨枕一宦官卧而謝絕大臣趙高之事秦皇崩時獨趙高與幸宦五六人知之高遂詐爲詔賜長安舞陽縣名注見齊子扶蘇死

齊實

舞陽縣名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擊之立子長爲淮

南王布擊殺荆王賈又敗楚軍遂引兵西

考異

此與韓王信餘寇及陳豨例同據後書誅布則擊字亦當作討

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中大夫賁赫得罪於布乘傳詣長安上發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高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

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留侯所召四人者說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爲上泣言布征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爾后如其言於是上自將而東留侯病自強起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劉賈頗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疆國而傳之時叔孫通已爲太傅留侯行少傳事發關中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俱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

子房去後
之位其誰
以爲之

餘不足畏也東擊荆荆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司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敗布

集覽

醢其肉擊布傳注反者殺遂引兵西

是也賁赫姓名賁音肥有端句絕端緒也言有由前年殺韓信上文往年殺彭越顏師古曰往年與前年同也文相避爾歸重於越重輜重也歸之於越地驪山之徒布初坐法驛論決而徒役於驪山故等夷故舊等輩束僂也徐僮間地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春秋僮三年徐人取舒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地志云徐卽徐城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北四

十里古徐國也僮在下邳今泗州是也自其地爲散地孫子兵法九地曰云云杜牧之注云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役之地魏武帝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散散

寶

一統志云徐秦之縣各屬薛郡卽古之徐子國也東漢省之故城在鳳陽府泗州北

五十里僮漢之縣各屬臨淮郡三國吳省之故城在鳳陽府虹縣東北七十里

發明

布既書反乃不書討而書擊之布有功於漢因事自疑漢亦有以致之故

其書法如此然陳豨非布之比反亦書擊何耶相國任一國之寄不擇人才乃以幸臣居之小人僮過其分卒貽叛逆故綱目雖書其反而書不討其討此固澄源正本

餘不足畏也東擊荆荆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司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敗布

集覽

醢其肉醢布傳注反者被誅爲醢刑法志蓋其骨

是也賁赫姓名賁音肥有端句絕端緒也言有由前年殺韓信上文往年殺彭越顏師古曰往年與前年同也文相避爾歸重於越重輜重也歸之於越地驪山之徒布初坐法黥譴決而徒役於驪山故等夷故舊等輩束僂也徐僮間地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春秋僂三年徐人取舒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地志云徐卽徐城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北四

十里古徐國也僮在下邳今泗州是也自其地爲散地孫子兵法九地曰云云杜牧之注云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役之地魏武帝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敗散

寶

一統志云徐秦之縣各屬薛郡卽古之徐子國也東漢省之故城在鳳陽府泗州北

五十里僮漢之縣各屬臨淮郡三國吳省之故城在鳳陽府虹縣東北七十里

發明

布既書反乃不書討而書擊之布有功於漢因事自疑漢亦有以致之故

其書法如此然陳豨非布之比反亦書擊何耶相國任一國之寄不擇人才乃以幸臣居之小人寵過其分卒貽叛逆故綱目雖書其反而書不予其討此固澄源正本

之論也一字之間其嚴乎哉

丙午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斬西布亡走長沙王臣誘而誅之

上與布兵遇於斬西布兵精甚上改其置如項籍軍惡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爾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

集覽

長沙

王臣吳芮之子名臣嗣父為長沙王

書法

凡書誘諷也此其書誘何前書反此書誅則罪人也無嫌於誘矣書長沙

王臣予其功也終綱目書誘誅一是年唐憲宗元和十四年王弁書誘殺十誡耶帝元鳳四年凡誘殺皆譏辭

發明

英布之死前史皆以殺書至綱目始筆其誅者正名定罪也上書布反既正其名於前此書布誅遂定其罪於後布亦何得而辭哉信越無罪則書以殺布實有罪則書其誅故雖三人同功一體至其罪之有無不可聚論非綱目別異而書之幾於涇渭不分矣

帝還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爲笑樂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是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意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集覽通舊故時事擊筑筑以竹曲五弦之樂也應劭曰似琴而太頭以竹擊之故名筑顏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湯沐邑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記王制湯沐之邑注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澣澣芳袁反澣米汁世世無有所與與讀曰預謂復除其賦役世世無

所于集覽一統志云沛宮在徐州沛縣治東南卽漢高祖置酒宴沛父老處

書法特書也其特書何議也以爲君天下而私一邑也自帝有此書而後光武

書復春陵復南頓玄宗亦書復潞州皆帝啓之也而世世無有所與又甚矣光武建

武六年十九年唐玄宗開元十一年

太尉周勃誅陳稀定代地立兄子濞爲吳王

更以荆爲吳國集覽濞劉仲之子服虔曰濞

也披位反正義曰年表云濞都吳其實在江都喜劉仲名

辨
名山太川
不以說此
太無不運
勝於吳越

卷之三
漢大風歌是帝十二年
正編

教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實

魯國名注見周太祖廣順

二年太牢注見唐太宗貞觀元年

書法

書祠孔子何嘉重道也書祠孔子多矣鮮有書所以者書以太牢重嘉之也自坑焚禍烈吾道幾墜帝以不事詩書之資方破布而歸適然過魯乃能動念及此至以太牢祀焉帝亦有太過人者矣漢四百年吾道之重實自此始特書美之終綱目書祠孔子五是年章帝元和二年宋廣安年魏主壽齊乙亥年魏主宏唐高宗乾封元年書釋奠二唐高祖武德七年代宗大曆元年謁祠拜墓一五代壬子年周

太祖皆帝發之也祠書以太牢者二是年唐寬年而已

發明

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為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廢爛絕滅者吾聖道扶持之功也自秦燬詩書坑學士天下大亂其禍至於陳項極矣漢高之興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煥焉溯冠其視儒道不啻朽蠹之不相入然過魯祠孔子乃見於兵戈倥傯之日故綱目特筆予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其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自是而後儒道稍振起除抹書禁置博士官開獻書路迭見於繼世之後亦足以見當時崇尚之意

○遂還宮

然漢治終於不古者，粗得其一二之緒餘，而精微體用未之明也。雖然，吾道在天地間，如一元之氣，周流磅礴，未始一日而不存。不以秦而泯，不以漢而興，時君世主苟能知其功用之大，振而起之，則聖人緣來動和之効，帝王時雍廷衡之治，可復見於天下矣。惜乎漢人不足以語此。

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適而立少。」

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天下為戲乎？」上佯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見遊平，四人曰：「陛下下輶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願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罷酒，遂不易太子。」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胡氏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

昭不後事而失幾不問則不言言則必當其
可故驪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至於招致四
人以安太子則其績尤偉而司馬公乃致疑焉
以爲若審有此是子房爲子植黨以拒父也
夫高祖之雄傑豈四叟所能抗而大臣力諫
之驪豈不賢於四叟之助嗚呼是未幾春秋
深許肯止之盟而易有納約自牖之
象也故今特據舊史復詳載其事云

集說

晉

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獻公太子名申生公伐
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公欲廢申生而立之會
申生薦祭母之罪於公驪姬預置毒胙中公
欲享姬止之曰宜試之與犬犬死與小臣小
臣死申生聞之懼奔新城公乃誅其傅申生
自殺不蚤定扶蘇扶蘇始皇長子也不蚤定

太子之位後以諫坑儒獲罪使監蒙恬軍於
上郡始皇崩趙高乃詐爲遺詔賜扶蘇死詳
詐詳讀曰佯詐也驪姬莊子天下篇上說下
教雖天下不取驪姬而不舍者也注謂驪姬
其耳而語之猶不肯廢舍吾之教迹也驪上
聲失幾易繫離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深許肯止之盟春秋僖五年諸
侯盟于首止注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
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
定其位齊桓行攝翼戴天子故春秋多許之
也首止衛地名陳留郡襄邑東南有首鄉服
虔曰首止近鄭地納約自牖易習坎六四爻
文伊川傳曰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
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

通明之處以悟君心所明處夫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詩直彊勁者事多取忤而溫良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趙主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皓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赦出之

蕭何以長安地限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畊收粟爲禽獸食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買金而爲之請吾廷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反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即赦出之何年老

素恭謹，入徒跪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
請死，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
相，吾故繫相國。」欲集覽多空地棄謂多有空
冷，百姓聞吾過也。隙之地捐棄無用，王
衛尉衛尉秦官掌宮門衛
屯兵王姓也，史失其名。

書法

書赦出之美，改過也。終綱目書赦出
之五，上書下某獄，下書赦出之，赦無

罪之辭也。相國何是？年周新章帝建初八
年，與順順帝永建元年，揚忠獻帝建安二
年是也。上書坐事下獄，下書赦出之，失有
罪之辭也。賈若明問，文帝開皇二十年是
也。書既而赦之。二詳文帝四年既而釋之
三詳成帝元延元年赦不誅二詳成帝

嘉二年赦不治一
昭帝始元元年

發明

三公坐而論道，宰相代天理物，明明
發，聚精會神，與天子交相唯諾，於

一堂之上者也。舉夔稷契有都俞而無所
嫌，伊傅周召有誥命而無戒飭。舉伊諸公
不可人得而世有然居其位任其職，則亦
不可不盡其體貌之禮。至其果有太罪則
退之可也，廢之可也，賜之死亦可也。祗繫
而戮辱之可乎哉？自李斯馮去疾在秦，以
下獄而死，漢亦置其故，至是以蕭相之
信謹，一旦無故置之囹圄，雖曰末幾赦出
之，然禮絕百僚，師長羣后，他日亦何面目
立於衆人之上哉？文帝習此而繫周勃，景

最其

不能說其
仕臣相

不說其
仕臣相
之說

帝習此而繫亞夫迫武帝則動輒逮繫不可勝舉至於下獄要斬如劉屈氂輩屠之不啻若狗彘者元帝以此而殺望之哀帝以此而殺王嘉終漢之世家法若此豈非貽謀不善之過哉然何以忠信事高祖疑之亦非一加遣子弟從軍費民田以自汙之類往往挾術相欺君臣交孚之理似不知此既不免械繫之辱猶且不能引身而退何亦嗜利亡恥者書曰下相國何廷尉獄使漢之君臣觀之寧不少知愧歟

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為燕王

開年國
之說

陳豨之反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以豨求救於匈奴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軍破故燕王賊荼子衍在胡謂勝曰燕所以久存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欲急滅豨豨亡次亦至燕矣勝以為然還以告綰綰乃陰使勝為間於匈奴而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欲令久亡連兵勿決至是豨裨將降言之帝召綰綰恐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呂后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遂無病不行語頗泄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為燕使胡狀於是上怒曰綰果反矣使樊噲將兵擊之

兵

書法 未有書某以某官將若書曾以相國何重其權也使以相國將而隨詔陳平斬之則帝之決也非苟然者矣平乃傳誦長安豈帝意哉綱目書曾以相國將次書詔斬曾平傳曾誦長安下書赦樊噲所以罪平而危漢也

立南武侯織為南海王○詔陳平斬樊噲以周

勃代將其軍平傳曾誦長安**質實** 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即一曰上房罵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

秦帝而
呂氏之
呂氏之
呂氏之
呂氏之

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曾將至軍中即斬曾頭二人行計之曰曾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嫺之夫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曾反接載檻車傳誦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覽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馳傳馳謂將命而疾行也又注見五年乘傳反接載檻車漢書音義曰反接反縛兩手也

夏四月帝崩

漢大祖高皇帝十二年 正統

上擊黥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
良醫人見曰疾可治上燬罵之曰吾以布衣
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
鵲何益罷之後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
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惡陳平可
以助之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
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
非乃所知也遂崩于長樂宮呂后與審食其
謀盡族諸將以故不發喪酈商謂食其曰誠
如此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守滎陽樊噲周
勃定燕代聞此必連兵還鄉大臣內
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乃發喪
尺三尺劍也禮冬官桃氏爲劍上制上士服
之注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扁鵲春秋

集覽

提

時良醫也齊勃海郡鄒縣人姓秦名越人黃
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
類故仍號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名盧醫少聰
顏師古曰愚恩也陟降反還鄉讀曰旋鵲猶
言內嚮也蹻足晉灼曰
蹻音矯舉足小高貌

書法

賀善贊曰漢唐皆以兵取天下者也
綱目於高帝有四特筆唐初不得而

與焉其未卽位也加秦書伐加項籍書誅
其用夷兵也書致助其卽位也書卽皇帝
位大綱正矣唐承卽位書擊西河其用夷
兵書劉文靜以突厥兵至卽位書稱皇帝
豈可與漢同日諸哉至於斬丁公祠
孔子皆有大過人者漢祚之永宜哉

辨

盧縮亡入匈奴○五月葬長陵

評實

一統志云長陵在西

安府咸陽縣東三十五里漢高帝徙關東萬家於此置陵邑呂后陵在其東

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集覽

長陵皇甫

雖日不暇給煬摹弘遠矣水北去長安三十五里括地志云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次律令以初約三章之法不足禦奸故命蕭何據撰秦法作律九章次謂第其輕重也定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

術也程法式也謂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璣曰按茂陵中書丞相爲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已定謂始訂定之也剖符作誓剖析符竹使世襲其爵而誓之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丹書鐵券券符契也以鐵鐫之朱書字也國之所以示信後唐明宗問趙鳳曰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金匱石室金匱猶金縢也以書藏之匱中而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又以石爲室置匱其中藏於宗廟使與國同休

太子盈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赦樊噲復爵

邑○令郡國立高廟

丁未 孝惠皇帝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衣赭衣令春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扶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聞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曰飲為淫樂不聽政司馬公曰

後四年而帝始冠此特續十

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太

誼集覽永巷注見周赧王四十五年諸衣白虎通曰犯劓罪者以赭著其衣令春

使令持杵監曰也婦人不預外徭但舂米四歲刑罷直禁反酒有鴆毒也鴆鳥大如鷄食蝮蛇以其羽歷飲食則殺人耳耳煇許云反以藥熏之令其聾

發明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蓋自周赧八年綱目書秦苻氏治國事始有婦人與

政之端至漢祖以神武得天下呂氏亦得與事是以淮陰之死特書后殺以見履霜之漸况夫惠帝懦弱不能親攬大權固宜母后之僭也如意之死蓋惠帝即位之初

邑令郡國立高廟

丁未孝惠皇帝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衣赭衣令春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扶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聞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醕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司馬公曰

後四年而帝始冠此特錄十

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集覽永巷注見周赧王四十五年赧衣白虎通曰犯劓罪者以赧著其衣令春使令持斧臨曰也婦人不預外徭但舂米四歲刑罷直禁反酒有鴆毒也鴆鳥大如鷄食蝮蛇以其羽歷飲食則殺人彈耳彈許云反以藥熏之令其鼻

發明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蓋自周赧八年綱目書秦芊氏治國事始有婦人與政之端至漢祖以神武得天下呂氏亦得與事是以淮陰之死特書后殺以見履霜之漸况夫惠帝懦弱不能親攬大權固宜母后之僭也如意之死蓋惠帝即位之初

邑令郡國立高廟

丁未孝惠皇帝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衣赭衣令舂呂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扶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聞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醕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入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曰飲為淫樂不聽政司馬公曰

後四年而帝始冠此特縱十

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集覽永巷注見周赧王四十五年赧衣白虎通曰犯剽罪者以赭著其衣令春使令持杵墮曰也婦人不預外徭但舂米四歲刑能直禁反酒有鴆毒也鴆鳥大如鸛食蝮蛇以其羽壓飲食則殺人耳煇許云反以藥熏之令其聾

發明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蓋自周赧八年綱目書秦苻氏治國事始有婦人與政之端至漢祖以神武得天下呂氏亦得與事是以淮陰之死特書后殺以見履霜之漸况夫惠帝懦弱不能親攬大權固宜母后之僭也知意之死蓋惠帝即位之初

邑○令郡國立高廟

丁未孝惠皇帝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衣赭衣令舂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扶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燭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曰飲為淫樂不聽政司馬公曰

後四年而帝始知此時纔十歲

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太

誼集覽永巷注見周赧王四十五年赧衣白虎通曰犯紮罪者以赧著其衣令春

使令持杖監曰也婦人不預外徭但舂米四歲刑罷直禁反酒有鴆毒也鴆鳥大如鸛食蝮蛇以其羽歷飲食則殺人彈里輝許云反以藥熏之令其聾

發明

批難之晨惟家之索蓋自周赧八年綱目書秦苻氏治國事始有婦人與

政之端至漢祖以神武得天下呂氏亦得與事是以淮陰之死特書后殺以見履霜之漸况夫惠帝懦弱不能親攬大權固宜母后之儻也如意之死蓋惠帝即位之初

爾綱目特揭太后書之者所以見呂氏傾覆之禍已肇於此固不俟他日臨朝而後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其微哉

徙淮陽王友爲趙王

質實

淮陽國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陳州

○春正月始城長安西北方

書法

城未有書始者此其書始何記事始也勿亟之意焉此一城耳凡三書皆春初用農隙也西土晚寒農事未起於是乎用之帝可謂能使民矣

戊申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

齊悼惠王來朝飲太后前帝以王兄也置之坐太后怒酌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之齊王大恐出獻城陽郡爲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歸

質實

城陽郡注見高

帝四年

春正月兩龍見蘭陵井中

質實

蘭陵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四年

書法

書龍見始此終綱目書龍見十有三

帝永始元年平帝元始二年桓帝建和元年永康元年後主建興十一年十五年景耀二年晉武帝太康五年穆帝永和元年後唐乙酉年而見井中者四是年建興

曜太康成帝黃龍見真定
鴻嘉元年不書不與焉

隴西地震

書法

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而兩
漢居九十焉漢書地震始此

夏旱

書法

書旱始此終綱目書太旱三十
十八書旱五十八詳五年

秋七月相國鄧侯蕭何卒以曹參爲相國

相國何病上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
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

進

以參爲相
此書法

得之矣臣死不恨七月薨謚曰文終何置田
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
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參聞何薨告舍人
趣治行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
曰以齊獄吏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
於此者乎參曰獄吏所以并客也今擾之姦
人何所容乎始參徵時與何善及爲將相有
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舉事
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厚重長者
召爲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
之日夜飲醇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
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專掩
覆益之府中無事參子宙爲中大夫帝恠
參不治事使竇私問之參怒答宙曰趣入侍

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集

覽後相後來相齊者，獄吏漢書音義曰：「夫獄吏受善惡，若網極，姦人無所容寬。」又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舉事舉凡也。木訥木質樸如木，然訥遲鈍也。言

文刻深持，文法務於刻削，而深峻者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竇張律反，較若畫一。索隱曰：「漢書較作講，亦音校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顏師古云：「講和也。」畫一，整齊也。**正誤**較若畫一，今按訓和不通。當音覺明也。楊子法言：「孔子之道較且易。」司馬溫公曰：「音覺又孔光傳較然甚明，皆當為明白易見之義。」

書法

綱目於兩漢諸臣卒，具官爵姓者，美稱也不書姓者，恒稱也。惟不書官者，為聚之。兩漢諸臣卒書官爵書姓者，三十人。蕭何、曹參、陳平、霍去病、衛青、金日磾、霍光、張安世、魏相、丙吉、卓茂、祭遵、馮異、吳漢、鄧禹、楊賜皆官爵姓具者也。張良、尹翁歸

趙充國辛慶忌寇匈奴朱祐拔樊宏賈復耿种賈融鄧訓王浹驃弘農育荀淑朱穆黃瓊胡廣陳寔荀爽或官或爵而具姓者也不書官者四王譚單超馬日磾荀攸

己酉三年春城長安○與匈奴和親

匈奴冒頓方彊為書遺高后辭極驕嫚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未絕傷夷甫起而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諛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后曰善令報書悉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來謝曰

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集覽

傷夷傷金創也夷亦傷也

左傳命軍吏察夷傷而護欺詐也護音慢顏師古又音綿慈謝慈與遜同順也

書法

高帝遣使和親則書結高帝九年此其書與何怨離也何怨乎惠帝非創

焉耳終綱目書與和親六六年文帝後元二年甲戌年蕭菲梁乙卯年元魏陳巳亥年唐僖宗廣明元年書及和親一宋甲戌年元魏謹高帝九年與修好不與焉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

都東

集覽

閩越君韋昭曰閩東越別名春秋七閩地戰國越人所居故稱閩越

秦立閩中郡及漢興師越人佐漢有功復立
 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冶案治地名
 音野今建寧之建安福州之侯官二縣是其
 地惠帝舉高帝時越功又立搖為東海王都
 東甌東甌寰宇記永嘉為東甌蠻林為西甌
 按舊經閩越地即東甌也今福州温州是其
 地郡國志建安縣
 東甌有古東甌城
 東甌王國後為會稽郡之回浦縣地東漢為
 章安縣地又分置永寧縣三國吳屬臨海郡
 晉置永嘉郡治永寧隋初廢郡改縣曰永嘉
 屬處州大業初屬永嘉郡唐置東嘉州後廢
 以縣屬括州上元初置温州以其地恒煥少
 棄故名天寶初改永嘉郡乾元初復為温州

質實

一統志云東甌漢之郡名治永嘉縣初為

建靖安軍五代時吳越建靖海軍宋為應道
 軍建炎初仍為温州咸淳初陞瑞安府元改
 温州路本朝改為
 温州府隸浙江道

庚戌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

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
 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

書法

兩漢之篇書立某氏為皇后者恒辭

也此其書立皇后張氏何后帝甥也
 倫序亦少乖矣異其文者思其事也是故
 惠后張氏以大序則異其文是年宣后許
 氏以側微則異其文昭帝元平元年前后
 許氏以大序則異其文成帝建始二年哀

后傳氏以失序則異其文成帝綏和二年
桓后梁氏以失序則異其文桓帝建和元
年

教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三月帝冠

考異

提要作夏六月

書法

於是帝生十五年矣立后五闕月矣
書帝冠始此終綱目書帝冠十三是
年昭帝元鳳四年和帝永元三年安帝永
初三年順帝永建四年桓帝建和二年靈
帝建寧四年獻帝興平元年晉成帝咸康
元年穆帝升平元年孝武帝太元元年安

教

○赦

○省法令妨吏民者

考異 提要無吏字

書法

書子之也

教

○除挾書律

書法

上書省法令妨吏民者矣此其一也
復揭而書之何予之也亦憤之也屬

帝隆安元年宋主昱甲寅年長者莫如漢
昭帝年十七最少者莫如宋主昱年十一

立后而後冠考四惠帝昭帝桓帝晉孝武
帝冠皆正月重歲首也惟惠帝三月宋主

昱十一月焉書太子冠二宋已
卯年助蔭太宗貞觀五年永乾

叔孫通文

立原廟

爲惜之惜其晚也。蓋不事詩書之害亦遠矣。終綱目律令書除十是年呂后甲寅年除三族罪文帝元年除收李二年除誅諸妖言十三年除肉刑成帝綏和二年除誅謫欺法齊丙子年魏除連亡錄坐丁卯年魏除宮刑唐太宗貞觀四年除鞭背刑玄宗天寶六年除絞斬刑書罷一宋甲寅年書減二景帝中六年成帝和平元年書令勿坐二宣帝地節四年元康四年

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復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

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司馬公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古之聖王患其不自知也故設謗木置諫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傳說戒高宗曰無貳過作非是爲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爲賢而以改過爲美也今叔孫通乃教其君以文過遂非豈不謬哉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是矣又作原廟則通之過也其曰人主無過舉作原廟非過舉乎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則通說啓之矣

集覽

傳高祖衣冠月出遊高廟

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遊衣冠
三輔黃圖云高寢在高廟西高帝衣冠藏
焉每月一出之遊於高廟其道值所築複道
故云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原廟裴翽曰
原再也先既立廟今又再立故名原廟原廟
之作始於惠帝要之祖宗禘祫既有太廟祫
祭又有世室則原廟之作殆後世之變禮非
古之正禮也自是之後皆以原廟便於用俗
禮而美觀其去古人重宗廟之意遠矣見禮
經考索謗本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牛柱頭
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今宮
外橋梁頭四柱木是按尸子云堯立謗謗之
木韋昭曰慮政有闕失使言事者書之於木
謗鼓成周之時建路鼓以通下情仲虺奚仲

之後爲殷湯左相應許鬼反傳說說築
於傅氏之巖殷高宗舉以爲相說音悅

書法

議遂非也是舉
也叔孫通成之

發明

春秋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如考
仲子之宮丹楹刻桷桓僖宮災立武
宮之類是已綱目書立原廟立者不宜立
也既有太廟則原廟果何爲哉直筆書之
其失
印見

天象

宜陽雨血

臂實

宜陽縣各注見
周安王十一年

書法

太異也故通鑑未書綱目特書之書
雨血始此綱目書雨血二是年晉惠

書法

書大旱始此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是
年文帝九年後六年景帝後二年武
帝元光六年元朔五年元封四年六年天
漢元年三年征和元年昭帝元鳳五年宣
帝本始三年成帝建始二年鴻嘉三年永
始四年哀帝建平四年平帝元始二年明
帝永平十八年章帝建初二年靈帝熹平
六年光和六年後主建興六年晉懷帝永
嘉三年元帝建武元年成帝咸康元年穆
帝升平二年泰三年簡文帝咸安二年安
帝義熙十一年丙寅年宋齊丁卯年魏壬
午年梁甲申年魏隋楊帝太業八年唐德
宗貞元元年五代乙酉年唐癸丑年唐

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

實

平陽郡名注見周威烈王

二十三年

諡曰懿

九月長安城成

書法

城未有書成者此其書成何久也宮
殿書成費也宗廟書成慢也此其議
與佚道使民何讓焉帝之城也必用春秋
有愛民之心焉踰歷五年然後畢事書成
所以見其勿亟也終綱
目城書始書成一而已

進

壬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夏留侯張良卒

證曰
文成

發明

神僊詭誕之說先儒論之詳矣有如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司馬氏亦既及之矣綱目前書張良謝病辟穀疑若真有導引長生之事至是書留侯張良卒則知子房托於神僊之意昭然可見而詭誕之說不攻自破凡此類比而觀之則得其旨

以周勃為太尉

漢書卷之五
公卿五王

何曰
長曰
近異

同此平勃
漢書卷之五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書法

日食三朝太變也書正月朔日食如此綱目書正月朔食二十八有應者

二十餘可畏矣哉是年食八月太喪成帝元延元年正朔食哀帝元壽元年正朔食明年太喪光武建武二年正朔食安帝永初五年正朔食桓帝建和元年正朔食延熹九年再書明年太喪獻帝初平四年正朔食昭烈帝章武二年正朔食明年太喪後主景耀三年正朔食間一歲漢亡晉初丁酉年正朔食戊戌年正朔食武帝太康七年八年九年正朔連食間一歲太喪惠帝元熙元年正朔食是年太喪懷帝永嘉

綱目

卷之三

七

正朔

二年正朔食後三年遷平陽成帝咸康八年正朔食六月大喪穆帝永和八年正朔食安帝義熙十三年正朔食明年弒宋文帝乙亥年正朔食梁武帝戊午年丁卯年正朔食明年侯景反次年梁主暉陳丁亥年正朔食至甲辰年乙巳年正朔連食間丁歲陳亡唐太宗貞觀六年正朔食宣宗太中八年正朔食宋梁辛未年正朔食間一歲遇試

○夏五月日食既集覽

日食既春秋桓三年日食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還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食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其高下日

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為文闕於所不見公羊傳注既者何光明滅盡也穀梁傳注盡而復生謂之既釋曰其日食或盡或不盡者歷家之說以為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月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日不食也又月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書法

日食必書晦朔此其不書何先後日也曆官失之然梁武帝普通元年先是日食三朝可謂大變矣不數月又食既焉未幾而以大喪書變不虛生信哉書日食既始此終綱目書日食既十有二無不有應者是年食既越三月大喪晉穆帝升

平四年食既越九月大喪。隋煬帝大業十
二年食既閏一歲身弒國亡。唐武氏癸卯
年食既閏一歲武氏喪。肅宗至德元年及
上元二年再書食既越九月大喪。僖宗文
德元年食既是月大喪其餘漢昭帝元鳳
元年安帝元初六年後主延熙六年梁武
帝壬寅年皆書食既自是皆有。大變惟漢
明帝永平八年日食既則以求言改過而
免耳終綱目日食不書晦朔者十八是年
呂后庚申年正食景帝中四年武帝元光
元年和帝永元二年安帝永初元年元初
元年三年後主延熙十年晉甲午年正食
再不書元帝建武元年穆帝永和七年正
食梁武帝普通元年正食陳文帝丙戌年

正食又庚子年五代丁酉年正食戊戌年正食

發明

漢自除秦苛法之後惠帝繼之一以清淨爲治方且與天下休息相安於

無事宜有美祥而災異數見何哉蓋自二
年雨龍見井中地震夏旱越一年宜陽雨
血冬雷東宮至是則日食正旦矣天下大
變孰甚於此未幾盛夏之月日食之既既
盡也日者人君之表食之盡可乎惠帝卽
世呂氏擅權上天告戒之意切矣綱目書
法之旨明矣

○秋八月帝崩

書法

賀善贊曰惠帝在位七年所書纔二十九事五書封立三卒大臣四書城長安書太后殺書和親書冠書殺各一如書齊王肥來朝書立原廟書舉民孝弟力田書省法令妨民者書除挾書律五事其天資仁厚亦可見矣然而災變八書何也意者太后居中所以感召然也

○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帝崩太后哭泣不止張良孫辟彊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從之諸呂權由此起

集

覽呂台索隱曰鄭氏鄭氏並云台音怡蘇林音胎

書法

厚官書以恒也此其書使何以公辭也使私辭也此大臣請耳曷爲以太后使書請雖大臣而使之畏而請者太后也此條通鑑因誅諸呂及之綱目揭書於此而特稱太后使其旨微矣

發明

漢置南北軍於京師所繫甚重迺以二呂庸人將之則軍國大權已入呂氏掌握劉氏烏得不危哉綱目書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謂之后使則見其出於私意而非公選又以病當時之將相大臣也

九月葬安陵太子卽位太后臨朝稱制

質實

一統

志云安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三十五里近於長陵

初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至是卽位

書法

漢世太子卽位未有不書名者此其不名何他人子也他人子也而書太子卽位予之歟不書立其爲太子則非予之也不予之則曷爲稱太子未嘗書立爲太子也俄而有太子者卽位而不知其名所以著其非正統也而太后之專大臣之徇不貶而自見矣終兩漢之世太子卽位不書名一而已○自秦羊氏治國事而臨

朝之端見矣漢呂氏始書臨朝終綱目書臨朝書御殿書稱制詔凡二十二至稱皇帝極矣呂氏平帝王太后和帝竇太后竇太后再書北鄉侯閼太后冲帝梁太后再書靈帝竇太后獻帝何太后晉成帝庾太后穆帝褚太后三書魏馬太后再書齊宣德太后魏胡太后再書唐武氏再書五代漢太后

發明

天下不可一日無主今惠帝以八月書崩而太子乃以九月始書卽位至於曠月無君考之前史蓋自戊寅至辛丑凡二十有四日始葬安陵既葬之後太子始卽位則是呂氏擅朝之禍可勝言哉况太子實非劉氏乃使之稱尊其爲古人滅

鄒大矣。綱目書此文無貶詞。若真太子然者，非予之也。所以見將相大臣不能為有無拱手聽其所為，是以交譏之。

甲 高皇后呂
寅氏元年

考異

按歲年例曰：篡賊朱注國名，據此高皇后呂氏五字當易

以白
字

書法

於是有所謂少帝矣。曷為仍舊史以高皇后之年紀之？少帝他人子，而呂氏則漢太后也。然則他人子也，書太子書少帝無改焉。何也？所以罪漢廷之大臣也。書太子書少帝則曷為罪之以為漢廷大臣不能為有亡而聽其所立也？故以呂氏

紀元而實錄之，不以他人子亂正統也。然則曷為不於歲下大書婦人稱制天下之大變，綱目所深懼也？故特變例書之。

發明

綱目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此固書法之正例也。今呂氏臨朝天下蓋合于一殆，與東漢馬鄧無異。初非戰國南北五代之比。胡為亦以分注書之？嘗觀程子順傳易於坤之六五有曰：臣居尊位，弭恭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夫呂氏制朝雖取他人子立之，實非刻氏故綱目於此分注其年以著其實非正統，且以示天下非常之變，故特變例書之。

爲後世鑒，凡此類皆綱目之大節，書法之要旨，君子之所當深察者也。

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陳平爲右丞

相，審食其爲左丞相，任敖爲御史大夫。

考異

統按

系例曰：纂賊謂篡位于統而不及傳世者，注曰：如漢之呂后、王莽。又曰：纂賊事亦連書，但每歲首及有異事，卽加其名，據王莽書名，而是年歲首分注高皇后、呂氏，則此當書太后、呂氏。後凡歲首及有異事，事各冠以呂氏，而削太后二字。

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

「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建血盟，諸君不在邪？』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而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以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乃抵堯罪，任敖嘗爲沛獄吏，有德於太后，故以爲御史大夫。胡氏曰：「自已然論之，王陵之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哉？是亦僥倖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爲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許之，猶且數月再遣。

爲後世鑒，爾凡此類皆綱目之大節書法之要旨君子之所當深察者也

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陳平爲右丞

相審食其爲左丞相任敖爲御史大夫

考異

統按

系例曰纂賊謂篡位於統而不及傳世者注曰如漢之呂后王莽又曰纂賊事亦連書但每歲首及有異事卽加其名據王莽書名而是年歲首分注高皇后呂氏則此當書太后呂氏後凡歲首及有異事事各冠以呂氏而削太后二字

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

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建血盟諸君不在邪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以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乃抵堯罪任敖嘗爲沛獄吏有德於太后故以爲御史大夫胡氏曰自已然論之王陵之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哉是亦僥倖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爲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許之猶且數月再遣

張釋風喻大臣而後乃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之罪大矣故程子論之曰漢祖之與羣臣以力相勝而臣之耳其臣之者非心悅誠服而願為之臣也是以當此之時無一人肯死節者其後成功亦幸而已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至哉言乎

集覽

嘔血盟句

絕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歃血

發明

審食其何人乃居左揆陳平與之同列而不取並書于冊不特見呂氏私

意用人之罪亦以見陳平其與噲伍之失

追尊父呂公為宣王兄澤為悼武王

欲以王諸呂為漸也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

書法

姁盡收秦也綱目寬刑之政書除者十並詳惠帝四年

○二月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夏四月

立張偃為魯王

張敖子

封山朝武為列侯立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

王集覽

山朝武三侯
各皆他人子

皆太后所名
孝惠子也

書法

凡封立異姓書姓同姓書子若弟恒也此其曰山朝武何疑也其疑奈何以族則非真孝惠子也以姓則不知其何姓也然則名之而已矣異其文者異其事也

立呂台爲呂王

考異

按凡例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據此當書立兄子台爲

王

秋桃李華

太后使太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國立台爲王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

上冊

宣武

明倫館御書物

宣武

